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

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公革如其制作以俟明

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

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

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

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王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濟者號王

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室姜夙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昔古禮不通昏也文中子曰

帝之不帝父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王孝逸曰敢問

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繁名索實此不可去後帝之名者實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也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

石為東晉相外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喜色然履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安

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問桓

桓兵來赴天子留橋輔政橋讓王導此果教可知矣問桓

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平

已為蕞蕪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也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

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

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

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上者備何

往不繁飾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

乎今之有利者皆古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今知古惟學矣

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嚴然人望愬則有成

先誠其意平則物化无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多私或曰

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

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

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

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

注見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

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

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

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

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有讚續書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

也益益其貝千禹又阜年陶曰替資資義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

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謂其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

矣乎續書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

孟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般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直君者孟也王孟方則水方陳苟勇反勤於几杖銘

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杖危之誠自无

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其志直其言危志

若周昌曰吾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捕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

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賢者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

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

危也非忠順故賈瓊曰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

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辨生知不由人諫而理

也若初即位崇太子立明堂黜百家策取長雄林大夏居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計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

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

業取貝人若仲舒申公故皇相如嚴樂華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奉事則特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意用兵之悔

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子幹反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

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

王孝逸之文加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

以成人矣既固至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

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火變之字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筮術被髮覆面刀音

坐誅三子並車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氏冠禮廢天

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禮廢矣天下遺其親

矣祭禮廢矣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不

嗚呼吾未知之何也已矣傷時發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楊朱素齋後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子曰清以平威

人以名德林此文李固名然多自負見子謂薛以費瓊曰春

秋元經其斐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蓋推行取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朱素齋薛

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皆有經濟之

道而位不逢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

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寧厲公及

正考甫世戴武宣公王也父

禮樂筮布六卷三

立湯公至仲尼凡二百年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

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父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

能叙彝倫矣六經續而子出自浦關自長安世浦州關

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為之

宿晝日而行子知其取息恩在生民故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鍾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群小所知程元曰敢問

風自火出家又何也日易象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

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子曰仁義我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

是謂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者義為

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

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其得中道乎解上文

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瀆下下不瀆上或問君子子曰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

謂不器即此微章系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

暇及禮矣此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弋見至弋

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

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其節曰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

樂此大夫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在程元

問六經之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自起於

帝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有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

相稱而天下疑美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讚易道以申先

禮樂篇六卷四

師之言申明十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

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

何處乎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

明吾安敢處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

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

不見而存者也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子白君子可招而

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輕譽

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性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

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也子曰謂薛

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

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也類如不矜子持之貌

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

意均然者也傷而和怨而靜傷然和靜乃在山澤而有

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亂

隱於野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

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

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古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音熙子遽捨琴謂

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

而浙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擊擊襄入

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鼓之官武襄其具也魯哀公遂

志其事作汾亭獵焉文中子推此操子之夏城魯州有薛收姚

禮樂篇第六十四

義後禹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

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夫有魚有魚則僭于淵

一本作泉後人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

而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斥牧者不有言乎誰明道

乎既云知道則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貌取不倚

疾勿穀之疾不卜非義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

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直而遂

聞過而有喜色程光能之好亂世羞富貴實威能之相

慎密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

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

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李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實

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

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

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

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李蓋天縱生知尔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

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其矣夫

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

子陵少与漢光武同李除為諫義不就耕於富春山鉤於瀨上英字季齊明經書推步之術順帝微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子曰古之避言人也皆毀譽之言問東方朔朔字

漢武帝時為郎諸郎呼為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謙遜但俗不自求

於眾人故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夫下鮮避地者也古曰人隱

長子伯次虞仲少季麻季麻字昌有聖帝太伯虞仲知立季子麻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麻二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

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仲長子光天隱者也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

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

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亂亂則晦察則行憂則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

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文中子曰小雅盡

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

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元經所以續而作者

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

絳郡曰夫子何以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

息役見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

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曾瓊事楚公困

讒而歸以告子楚公注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杜門却掃者義瓊未達古人之意

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

為運奇一時之用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

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

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為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苟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

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為之義文無為之義仲長子光字才曠董常字獲常子曰稱德

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

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效號無功子自季

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

各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

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楚公作難西貝瓊去之楚

注見上去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瓊温彦

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會其然乎棠棟

云汝深謀之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

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

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謂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衣衣二十九年吳季

氏藏書

曰思而不貳然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
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謂曰樂而不淫樂音洛
子曰孰謂季子

知樂小雅烏乎襄其周之盛乎
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我皆言先王之德也

故王保已上治內采蔽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
謂能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

子所聽云思而不一然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出屬之世因異
政家殊俗然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二亦由先王盛

德使然文中子曰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季子言周南周之盛也何襄乎

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詩不察周南開雅樂而不
淫雅實无采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

主有心哉
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有心於未成化

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

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
董常習書讀告於子曰吳蜀

遂忘乎
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

懿識孔明公瑾之成惡哉
吳主孫權蓋大皇帝蜀主劉備

述史篇七已二

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晉天之
下莫能漢氏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音觀董常

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天都曲阜顓頊項

景慕焉
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吳蜀

是聖賢除之耶
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董

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
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日惠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
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元魏且

居先王之國
都受先王之道修明禮予先王之民矣

謂之何哉
何為董常曰敢問

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
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文

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
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文

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

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

告勤氏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董常

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曰置其時夫其事於

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

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主肅字恭懿齊明帝建

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

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

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睿自徐而卒不

貴貴猶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

亦史篇七已二

安為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相玄齊梁陳於是乎不與

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无

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云君故言曰晉宋齊梁

陳亡具五以歸其國舊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

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

是乎南朝後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

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

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相公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

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

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

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

也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發論川子之父也若其要書五國並時

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

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邱載匪來夏心

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徙多日為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

猶此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文中子曰

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未謂末然書不可廢尚存近

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卿公問諸儒經義淳

矣治是也義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

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薛收問仁子曰

述史篇七已三

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問性子曰五常之

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无不善孔問道子曰五常一

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

不可教而夫子不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

也去其質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及或力不

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足焉下衣晞問穆公之事續書

也則去不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

也師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續

也書豆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齊國裴晞曰人壽幾何吾

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

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

之視昔也予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

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周

公是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

是也若孟軻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

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周公

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无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切祿如穿窬者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

負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子曰宗祖發而氏姓

離矣朋友發而名字亂矣離朝文相字以表其祖所以親族不

不内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濁矣淫文濁於所

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

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頰古詩也

述史篇七已四

朝文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門人從者鏘鏘焉披于路

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九壯于

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勞心小大勞

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吞以家人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游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

困卦繇云有言不信周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

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繇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

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進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

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

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薛叔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其樂未

可與其憂可與其樂未可與其樂吾未見可與其憂樂

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与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与民同患凡可与守成者難与慮始苟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

与慮始不可与守成若范蠡終後勾踐是也有始有卒誰全也哉音洛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舜又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子曰非

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推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讚易至

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

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革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叔問一卦六爻之

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闕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

六十卦為六十時而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爻效趨時有

小言之六時而已述史篇七已五

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道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叔見子子曰二生之

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始也

子曰允矣君子畏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畏居而安動

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与立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

在洛道於沔池置穀州沔池縣唐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

荆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讀而

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

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且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

千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

按之是端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

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如世當文中子曰賈誼

夫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林堪

彰者也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

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行于

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

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無為其有不言之教

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文中子曰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

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

有老子曰滯根曰靜是也無跡謂无形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无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也異端垂乎大義我則闢之不如也父因史法之貳作

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論之貳率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

貳尊元經以濟之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山魯國

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周公禮樂

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董常曰將冲而用

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君子不求官達而易不云

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无為也道冲則杜淹

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

曰群疑亡矣易睽卦曰遺兩則吉群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

之事君臣相和如遇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

兩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王名交好書

多才嘗與魯中公白公獲生同受詩作傳曰問河間獻王子曰

元王詩又獲生不飲酒土誤體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

知日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与朝廷等是時進南王亦好書多指淨辯獻王修礼樂服儒術帝策問天下

餘事王對以道將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

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外家河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

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

之也故保終榮寵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

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與之跋扈危漢也

大臣均權而魏命

亂矣

司馬宣王与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

惠帝秉太

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作

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晉數也人謂典礼也

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礼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七卷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

註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其夏違時今遠乎哉

魏相字弱翁字易伯

良為以宣帝相兼代西域兵器作明堂月令以是達州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晉而善

揚遵彥也

比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晉又似非晉揚晉字遵彥事

注見上卷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雖備然有

王虬不能用有尔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

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榮字天宝有戰功為都督將軍

害盛后及少王而奉注帝恐其誑制也手刃殺之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

謂遠刑名矣

辭酒馳馬是汗迹也求小責况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比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汗迹深晦真必密矣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

有是夫

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夫音丹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

礙直而不抵抵計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

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子曰出而

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悅其

道故終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登降

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也潛隱子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威曰聞

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

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美云彼王不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

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美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

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美云至車度險曾不為子喟

然遂歌正月終焉感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為美言隋

魏相篇 八卷二

不可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

行行不可縱必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春秋元經以舉往

仲尼至周公之典禮仲淹易以知來生不生窮先王之蘊

盡矣蘊奧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先生矣金語

亦作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

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

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替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

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

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

之道足矣維生乱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賈瓊曰中山吳欽

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其處象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

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差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傲

自安高而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无思言无事也安用據哉裴嘉

有婚會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

而出士婚禮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

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暗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

益也故禮則然矣而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无

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

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

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三順時有適權義與

而皇極矣矣取更義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

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

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

法以禮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元經天

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无

國謂南此分名无一定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

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

一殊其志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文上

云權義文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為義大子白斯謂皇之不

極故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御御即白溝場帝開水濟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

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

定定孔樂時極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

魏相篇 卷三

子敢嘗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

秋抗王而尊曾其以周之所存乎抗卒也春秋文王周正朔而書於曆史者以周

禮及在曾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

魏以得中國者為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

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

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

况躬親哉切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况玄素有也久假而不歸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

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于學子之辯非揚墨皆不得已也董

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頌如

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魏相篇八卷三

魏相篇八卷四

善言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為謗言所動靜則讒佞得討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

難思解去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

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謂北山黃公

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

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

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

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已以及天下漸也玄齡

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

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

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婦帝幸江

化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李斯已矣斯隋不收曰何

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

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

太宗正觀二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齡且奏太平又

和之終正觀二十二年太宗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

崩禮樂已和未大成尔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弃古禮是掌教者且貴賤有等妻

媵各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子謁見隋阻

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薛收曰辯矣乎董常

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房玄齡請習十二策

誦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通救隋弊虞世基世南兄

也煬帝

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

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

懷掃畏此罪等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若夫子

可謂其真矣揚子曰鳴飛真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

若策問之則對不尔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

自述其道特時而行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

所抑退免以不廣求故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

知之之蠶也忿憾者仁之媵也纖悖者義之蠹也皆喻害

物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

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童

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

謂實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
言李序禮賓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
言孔子述婚禮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
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女也姑存之可也
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盡而不壽可以子
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文萃賢才今則
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能退之也如是寡怨不
不肖者不肖者猶懼不免不免者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
注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无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夫其
禮樂可左子之韓城馬邱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
魏相答八卷五

門隋萬絳州賈瓊程元後從行閔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
先濟者為誰山二子吾視其顛顛如也重而不亢顛重
亢昂目燥如也澈而不澀澈清也澀口敦如也闕而不
張厚也闕深也闕少斬反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與
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良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
懼言狀貌皆畏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
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隱程元曰子知人
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
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二才控六藝五晏得後而不往
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北董
常則不足方辭收則有餘又中子曰吾聞禮於閔生見

負推者幾為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為謂子明霍及
也我近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也幾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詎儉者矯時
靜儉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
吾不入其門矣我隋朝大臣不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
教故曰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財無專利必先無苟
訟所必無伐善不自無棄人亦取無畜憾不念薛收
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
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

魏相答簡八卷六

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

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其

言其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吹言君子果有爭薛

收問聖人與天之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

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

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收退而歎

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德子謂收曰我未

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如不得斯無性者

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

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

天理滅矣故曰无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在隱釣

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言君子如水水趨下而得志於

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

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

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

義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怒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

會會謂理與會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

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

無誨若無人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

抱朴子八卷七

亦然矣勉之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尔位好是正

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爾七小反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

容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

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

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胥胥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

平康玉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无據於德

心亦未盡務致無挺挺然立無許許斥也無固固執也無抵抵觸也斯

之謂側僻已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尚无正直同

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

璋言讚易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

何為不與甘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克念之必須克念之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

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近高深

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

天西季无不應无不當与天公同德故立命則曰天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引

以明命因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

不難受福不怨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書曰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誓雨注嚴聚難難也

禹謨

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

明觀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賈瓌進

取也

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謂死生言命而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則世之命皆云命合生也巳死矣

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之命皆云命不貧賤是死斯自

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巳矣未莫也言我豈知

取理矣每求名退藏而已璵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

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伐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程元曰敬

珮玉音服之無斃數斃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巳不如

連各易子而教易互今亡矣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

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巳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以霍光

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

其位非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

不違是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特

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自有為者亦若是

之自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

帝謂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攸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慮不

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一過也焉能

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瓊曰始冠

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子十五為人

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

反亦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齒瓊聞之德不在年

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禮趨而

左傳曰年均擇賢道不在位語曰富貴與卑具人之所發門人

曰文字詩學
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家書以制法

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於命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

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美魯家之具耶或曰然

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

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

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定則

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交則斷德全則道尊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乎可以立制事先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

性性與天道若驟而語者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驟而語

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神法神法猶驟而語

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

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

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大緩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

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為乘之

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有行

窮達時也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

之者有過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

異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

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善且徒云哉往來猶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扶藿之官或問續經薛收

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

當愚者非耶吾獨宗之何愚者不知因賦黍離之卒章

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六交三豐劉峻亦知言

哉孝子博論曰惟茲五交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杜如晦問

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以勸百罰以懲衆夫為

知命篇九之三

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實威曰讜人容其計

必容雖太計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

政矣容一計直示賞百善之門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而止矣不及惠帝續書帝制公命推漢有之不及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且

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泣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

言耶大業場帝年号事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

仁生於教歲數則仁者則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而教

之斯易也以曲且思教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

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以至治之代

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大夫士五人

皇時

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

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標方小反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

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

如友掌爾言亦下尔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

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

陂險也陂被義反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

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

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

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

云云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

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離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

知命命筮布

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三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清亦略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感賈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

董常近之近無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

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蓋隱者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或問陶元亮潛字子曰

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

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然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頽回不改天之道也

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

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

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吾得之理

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

其遠乎中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子曰大哉周

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天理故悉本

於天悉一盡也盡我於天理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

以祀禮接焉此宗祀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己者非他也

盡性者也反己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

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

過半矣盥祭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子

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

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之謂也屬土故以祭禮接焉

此既辨則祭收曰二者何先子曰二才不相離也措之

事業則有土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

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子

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

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

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思之

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

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時子曰

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長人

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

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上則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相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不尚于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李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繼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魯之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九卷終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魏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賢人不振由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帝失道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魏詩謂史姚義困於竇竇房玄齡曰傷哉竇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給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為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

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

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迩言若

遠行至矣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子之從

多直言物中書門下三品入通何德以之哉叔父之求珪

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闕朗之筮矣

事在闕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

云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魏徵問議事以制

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

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蓋衣冠其次犯而不繁代故議事

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仲

超之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

鴻元不知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

士然後元經傷禮樂則述章志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

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

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陽北朝以後文

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進不禍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大

於不知恥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知

治而受職齒胃古之道也此周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

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隨引古語不知

其政也隱者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文中子

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子曰人不里居

知道

地不井授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雖

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為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

速寧若緩緩寬也獄敏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並議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子曰委

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

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

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

之退藏於密有道謂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

故聖人得以隱約疑文王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

演顯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悶其心可

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

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言仁子曰

道在其中矣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信賴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

不復得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如不

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制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

也已制度不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

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

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

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蘆是黍則有豐年逸詩蘆如黍

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漢書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

無貞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

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錫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

也開皇改陛下真帝也無鍾偽亂必紹周漢

以上襲火周本德漢火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

四代謂北朝魏以乘天命時乘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

祖偉之而不能偉其文而已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

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攝

中子謂隋祖必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魏

永為龍門令求未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

勞人逸已胡寧是管求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

以為人上也終成門人竇威賈瓊姚羨受禮溫彥博社

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

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重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

經之義中說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

故者之此太原府君王景自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中

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漸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不

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太原府君曰凝

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

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

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

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違正出為胡蘇令特杜淹為

御史大夫王凝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

反扶太宗以君集有太功未之信而長孫无忌与君集善乃与
社淹不協而王疑退出胡蘇令胡蘇漢東亮縣有胡蘇亭隋置
縣各今及退則鄉黨以遷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
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二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
九年耕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什物必
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
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
祿未嘗衣食力謂自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
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
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
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
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

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
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
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
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
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
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
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一
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表主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
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
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

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中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執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

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倚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

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
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二年文中子冠矣慨然
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
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誓今驗古恢恢
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
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
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
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逢懷古人之心乎將興
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遂吁嗟道之不行兮垂
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
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眉

人也冢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
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冢于河汾故有
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墼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
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
雅穎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
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
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

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
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
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
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
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
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
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
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
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
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

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
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寄東西南北未常
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
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
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
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
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
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待文中子謂
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

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濟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

對不患不行是時群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且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類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仲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爲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又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美隨

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朕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二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

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敷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各陳尚書書

王

福時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

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逆反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贈季父深言勸懇季父答書其畧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僕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

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失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閔子明事

閔初盧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

書署郎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
足下竒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
彛郭祚嘗言之朕以下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
道微言深殆非彛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郎寄
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
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
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
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
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
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
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

粲之死則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
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
安凶載微臣所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
之知惟盧陽烏深竒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
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
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
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閔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
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
體穆公與劬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
洛踰年而薨劬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其
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闋苦反授琴切切然

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
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府君曰彥聞治亂積益憂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
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
惑請命筮曰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
夬之革三乾上三離下捨著帛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
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
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
以道臣主俱屠也府君曰其人安出劔曰參代之墟有
異氣焉若出其在井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
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劔曰

十已士二

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
請刻其歲劔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
何國先亡劔曰不戰德而用武則舊者先亡也府君
曰其後如何劔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
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劔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
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
也剽劫西北之俗其與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
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
歲可刻乎劔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
繼倉遇能終其運所辛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
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

若何即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即曰何謂亡也天明王又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曲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即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即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

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脩矣府君曰其人安出即曰其唐晉之郊乎晉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即曰自甲申至甲子止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即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兵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即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亦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珥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

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
堯舜繼禪禪時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
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
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
章二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
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
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
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鄒卜世二十卜年八百豈
亦二端乎卽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
極脩策週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
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
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
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
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
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亦
不出聖謀乎卽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
事天計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卽曰人
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

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復乘奔馭朽童
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
立宗祧他郡反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
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初曰文質遞用勢
運相乘積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
千載可知未之思欤夫何遠之有府君蹶姑肅反然驚起
因畫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初焉其後
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
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
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
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

十已十六

安康獻公老干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
求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
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
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
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
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
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
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

身我先君門人布在郎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社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叔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膏麤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推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二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平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俎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
孫以爲素業云爾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宗槩元修本中說三冊爲常執

馮知十溫法張氏兩家爲感吾友
譚仲儀得之福州寄詒仰武弄

之十九年矣今夏所校明初刻本

卷首無事纂其脫誤志藉以補

正者著在彼本凡百餘字既訖因誌

以告後之得者 辛巳伏中周星誌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
孫以爲素業云爾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宗黎元修本中說三冊爲常熟

馮知十溫清張氏兩家爲感吾友

譚仲儀得之福州寄詒仰武弄

之十九年矣今夏所校明初刻本

卷首無事纂其脫誤志藉以補

正者著在彼本凡有餘字既記因德

以告後之得者幸已伏中用星記



